

蕉/窗/漫/笔

把光留给慢一点的孩子

曾丽寰

我总觉得,教育里最难的不是把一张卷子提到高分,而是在嘈杂和焦虑里,仍能保留一种不急的温柔。

就像在风里护着一粒暖光——那是一盏有豆点大小灯笼的灯,柔柔的,怕它灭,却又不肯把它捂得太紧。那盏灯,要留给慢一点的孩子。

慢,并不等于笨。课堂上常见的“慢”,有时候只是更谨慎;写字慢,是因为每一笔都想写得端正;回答慢,是因为在心里先把句子排好队;下笔慢,是因为怕错、怕被笑、怕一开口就被贴上“跟不上”的标签。越被催促,越容易慌乱;越被比较,越容易把落后当成羞耻。于是,他们把自己缩得更小,像把声音藏在衣领里,宁愿不说,也不想说错。

我见过这样的场景:提问时举手的人很多,热闹的答案像烟花一样绽开,角落里却有孩子把手指按在书页上,像在给自己打气。老师如果顺势跳过,课堂会更流畅,可那个孩子会更沉默。后来,我学会在提问后停三秒,哪怕教室里有窃笑、有躁动,也说一句:“再想想,不急。”这三秒,像给慢孩子开了一条小小的支路——他不用和最快的人赛跑,也能抵达自己的答案。

慢孩子需要的,往往不是更严的“盯”,而是更稳的“等”。等他把话说完,等他看清题目,等他紧张里找回呼吸。

有人担心,“等”会纵容,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等待,是把

规则放在前面,把尊重放在中间,把信心留在最后。你可以要求他完成,但允许他用更适合自己的节奏完成;你可以指出问题,但别用嘲讽把门关上。

有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我见过的光”。大多数孩子写阳光、写舞台灯,写得热烈又响亮。有个孩子却写了一盏旧台灯:

灯罩泛黄,光也不耀眼,但它照在纸上,字就不再乱跑,他读得慢,字也愿意等他……

这段话让我明白:慢孩子不是没有光,他们只是更需要一种不会突然熄灭的光——一种不靠催促维持的温度。

我也曾见过慢孩子的细腻。下雨天,大家匆匆跑出校门,有孩子却停下来,把捧湿的书捡给学弟学妹;体育课分组时,最快的孩子抢位置,最慢的孩子却悄悄把空出来的那一组补齐;当同伴被批评时,有人附和,有人沉默,慢一点的孩子常常会在课后递上一张纸条:“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他们不擅长冲刺,却更擅长看见。

我们要承认,世界确实偏爱速度:成绩单有排名,比赛有名次,连成长都像被切成一格一格的进度条。

但教育如果只剩下“赶”,就会把很多孩子的光赶暗、赶走。把所有孩子都推向同一种速度,看起来公平,实际上残酷——因为每个人的起点、气质、家庭支持都不一样。真正的公

平,是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支撑,让他们都能往前走。

请把光,留给慢一点的孩子!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而是调整方式:把问题拆小一点,把评价具体一点,把鼓励落在过程上。与其说“你怎么还不会”,不如说“你这一步想得很细”;与其用“别人都写完了”来刺激,不如提醒他“把题号看清再做”。慢孩子需要的是可重复的成功经验——哪怕很小,积累起来就会变成敢再试一次的勇气。

有时候,我们真正要改变的不是孩子的速度,而是成人的焦虑。我们太怕“落后”,所以急着给答案;太怕“失败”,所以不许试错;太怕“慢”,所以忽略了稳。

可成长从来不是流水线,花期不同,根系不同,开出来的形状也不同。有人像火,点一下就亮;有人像炭,要慢慢烧才热,还会在寒夜里让人安心。

请把光,留给慢一点的孩子!其实,这也是把光留给我们自己。我们都曾在某个时刻走得慢、说得慢、反应慢,因为有人愿意等我们一句话、等我们一次重来,我们才没有彻底熄灭。愿我们在教育与生活里,都能保留那一点不急的温柔:让孩子慢慢来,也让成长慢慢发生。

当一个慢孩子终于抬起头,愿意再举一次手,愿意再写完一页纸,愿意再走出那一步——那就是光。不是闪耀的胜利,而是持续的相信。

心/香/一/瓣

乡愁的味道

冉小平

石柱,有一条穿城而过的玉带河。冬日里,她扭着轻盈婀娜的细腰,万般柔情地与温暖的阳光轻声絮语,与随风飞舞的落叶耳鬓厮磨。

玉带河旁,隐藏着一条曲曲窄窄的青石板小巷,名曰“钟楼巷”。这条小巷长约20米,宽约5米。巷子的两边,皆为写满沧桑、白墙黛瓦的门店房。据相关史料记载,这条看似平常普通的街头小巷,至今已有500多年的悠久历史。由此,这里也注定了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石柱老城和石柱老城人的难忘记忆。

河水潺潺,市声喧嚣。不知不觉,已是正午时分,明媚的阳光从屋顶照射而下,穿梭的人流,沸腾的油锅,发亮的木桌,麻辣的清香,仿佛一瞬间便充满了整条小巷。散发着独特香味的麻辣洋芋片、土家绿豆面、糊辣壳大包面、手工汤圆、碱水小面、酸辣粉等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美食,无不让人垂涎欲滴、闻香驻足。

不过,这条巷子里最让人难以割舍

的还是那一碗鲜香诱人的麻辣洋芋片。

石柱钟楼巷麻辣洋芋片的主材为当地去皮切片的高山优质马铃薯,辅以海带皮、红薯粉条、绿豆面、豆油皮、红油豆瓣等食材,再加以油辣子汤等秘制佐料烹制而成,其味麻辣、微酸、香脆、鲜美,吃上满满一大碗既可解馋也可饱腹,因此深受每一个石柱人的钟爱。

石柱钟楼巷的麻辣洋芋片,究竟起于何时、谁家首创,现已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长久以来,就是这样一碗地道的麻辣洋芋片,却让乐享自由、热爱生活的石柱人演绎出了“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一般的闲适和恬淡。岁岁年年,这碗热气腾腾的麻辣洋芋片,不仅香满了整座石柱老城,也原汁原味地延续和传承了不一样的土家味道。

如今,石柱钟楼巷的麻辣洋芋片,深藏市井,却人尽皆知。一年四时,座无虚席。经年累月,钟楼巷与洋芋片,洋芋片与石柱人,在似水流年里彼此默默守望,相互不离不弃。

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甜,洋芋片是石柱钟楼巷里的麻辣!所以,即使有的石柱人已经远离故土,却总也忘不了那独有的美味。因为那种味道,就是自己儿时记忆中的味道;因为那种味道,就是故乡和亲人的味道;因为那种味道,就是永远烙印在游子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乡愁的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苔/笺/小/札

梦与醒

刘峥岩

近来,我总是忆起一个梦:它的背景是绚丽灿烂的紫色,忆不起开端,又梦不到结尾。

梦中的我,渺小得像一只蝼蚁,人们漠然地从我身边走过,缥缈的晚风吹拂起数不清的呢喃,在耳边盘旋缠绕、低语,是否宣告着未来?我倏地惊醒,眼前只有一本看不清具形的书,上面用无以辨识的文字述说着同一个词语——人生。

自在槐树下以梦窥槐安国的南柯一梦,到蒸饭顷刻间拥度一生的黄粱一梦,梦总是载负着虚无,即使再长也终究会醒来。但我总是喜欢梦的,因为它的绚丽,又因为它的虚无。

于梦境中最初的记忆,是在小学四年级时,梦见与朋友中了彩票后去北京创办企业。那时我天真地相信:这梦就是上天的神谕,我说服几个好友凑出仅有的零花钱去买彩票,但到头来,这场梦给我带来的,只有对梦境中虚无美好的惊叹,还有彩票店对我们购买彩票时笃信的不懈。

我又忆起在无数噩梦中,重复地做着一张毫无头绪的试卷,绝望地听着考试铃声响起,然后在没有尽头的走廊上被监考老师追着溃逃。当我醒来后才发现:结束的铃声就是我起床的闹钟,在醒来的刹那,我庆幸地呼吸着空气,心里总是涌动着对学习的愧疚,重新燃起对努力学习的渴望。

是的,梦境终会在醒来的时分归于现实,无论是赞颂它的宏伟还是胆怯它的悚然,一切的一切,都会成为些许的惋惜和庆幸,梦境正是它的虚无,给了我们释然的机会。

但我又忍不住假设,倘若我们的梦长得足以度过一生,正如南柯一梦和黄粱一梦那般,在大相径庭的人生中从出生直至死亡,再忽地醒来,回望自己的一生竟是一场生命无以留下的梦境——怎样呢?

我想,会有人后悔:自己在梦中为了金钱和名誉忙活了一生,受尽了不快;但也会有人庆幸:自己在梦中放下了一些东西,快活地过完了一生。

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假设——说成疑问或许更好:我们所存在的现实又和梦境有什么区别呢?正如梦境通常难以忆起开端,我们在迷途中开始拥有了现世的记忆,然后度过了悠长而又短暂的一生,正如梦境结束后会醒来,在梦境结束的刹那我们便宣告着走向死亡,这样如梦境的一生又有何意义呢?

于我们自己而言,在人生的尽头,在通往未知的路口,在意识消亡的刹那,我们这一生又还能残余些什么?如果我们早已了却那些不可逾越的山川沟壑,那些不能忘却的伤痕,那些用生命的谦卑和苟且博得而来的名利最终将不复存在,我们在当时还会如此执着吗?一如庄子的感叹,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呢?而在我们意识的土壤上,是梦筑现实还是现实筑梦呢?

在那次博彩得中的梦后,谁又能想到我竟是以梦为背景,在四年级认真地完成了一部小说,而如今却命运使然般地写着这些文字。那附赠的梦境给了我灵感,醒来后将虚无写进了现实。也许不必一味苛求梦与现实的答案,否则只会在虚无中徘徊。

在寂寥幽邃的夜中,在芸芸众生的世间,我们兀自构筑着那些光怪陆离难以晓了的梦境。我所参悟的微不足道的意义,或许是梦赋予我们的释怀——梦境虽虚无空灵,但它给了我们一种勇气,一种在梦醒之后继续前行的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撑花儿

刘满夫

这天,我看见了最美的花儿。

——题记

江津中山古镇,青石板路、小巷蜿蜒,最初的小雨淅沥转眼变成玉盘珍珠,我不得不到一家店躲雨。

店主的老母亲,穿着川渝老辈子的冬天制服——大围腰,手摩挲着“阿喵”,一人一猫成了店里最温暖的存在。

雨水在屋檐下渐渐连成了线,回程的车即将开启,我正打算走出店门,老辈子叫住了我:“这点有撑花儿,打起走嘛!”

“我是外地的,不好还回来。”

“还啥子还,一把撑花儿而已,雨有点大。得空就还,不得空就算了,拿到!”老辈子不紧不慢地回答,递过来一把撑花儿。

盛情难却,雨也确实够大,于是我打开了撑花儿。

撑花儿,真是诗意的名字。这是对雨水的尊重,感恩雨水带来的美妙邂逅。下雨带来的心理阴霾,转眼间就被这朵盛开在头顶的小花儿治愈。因

为这朵花儿,我竟然喜欢上了不速而来的雨。

撑花儿,也是温暖的名字。雨伞,总给人风雨兼程的感觉。一开始就定义了雨水就是不同于阳光明媚,有种隐隐的忧郁和承压感。撑花儿就不同了。下雨了,可以撑起这朵花儿,它虽娇柔,却总能在头顶营造一方晴空。伞外是雨水不停,伞内是安宁一片。一把撑花儿在手,有种闲庭信步的自在。尤其是在仰头间,感受到雨水在伞顶滴答滴答,竟然有种敲打节拍的韵味,和我的心跳同频。

撑花儿,更是善良的名字。把雨水的湿漉转化为特有的温暖,光是撑伞的动作就被美化为花朵的盛开,把下雨的突如其来变成不期而遇的美好。

老辈子对陌生人的善良,此刻具象为一把撑花儿。这朵撑花儿盛开在谁的头顶,谁就是感受到善良的幸运儿。

回想起有撑花儿相伴的时光,一下子连记忆都被镶上了诗意的金边:父母给孩子撑花儿,那是绵亘终生的亲情;夫妻打起撑花儿,那是相伴风雨的爱情;朋友拿着撑花儿,那是浓厚真诚的友情……

一把把撑花儿,随雨水散落在街头巷尾。此刻,我独自打着撑花儿走在路上,心如花绽放。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学生)